

小议《城南旧事》的叙述声音

余思齐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江西 南昌 330096)

[摘要]对《城南旧事》，许多研究者从乡愁、女性命运、儿童视角等方面进行了解读。本文选择新的角度，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指导，从叙述者与作者这两个方面分析《城南旧事》中人物声音，作品以儿童作为叙述者，但又不可能完全脱离作者的控制，这样，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出现在同一语言中，加深了作品的复调特征。

[关键词]《城南旧事》；复调；声音；对话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5.2001

《城南旧事》以儿童视角来审视成人世界，用孩子的眼睛来观看，用孩子的耳朵来聆听，以孩子的口吻来叙述，但是它不能算是一部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在儿童讲述的同时另一个声音也响起来了。作者赋予主人公平等的地位，使主人公在艺术上得到独立，可是作为人主观意识的产物，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作者的烙印，从本质上来讲，成年作者是不可能从作品中剥离。因此，整个作品在童趣盎然的儿童叙述中又夹杂着隐藏在幕后作者的声音。

一、儿童叙述者的声音

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不是随意杜撰的，每个形象都有他们自身的艺术逻辑，并受其制约。儿童叙述，那么叙述语言必定要符合儿童的身份。主人公的话附属于主人公的形象，在作品中，对人物语言、叙述语言的描写，不是为了刻画人物或者是体现这个人物怎么样，而是因为某个人物这样一个特定的存在决定了他所说的话。英子在作品中担任了叙述者的角色，她是个小孩子，站在她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叙述故事、描绘场景与作者直接站出来叙述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骆驼在吃草料，英子跑过去看，在冬阳底下学着骆驼咀嚼；看着金鱼英子不自觉地就把鼻子顶在鱼缸上，嘴也一张一张地学鱼喝水。这些都是只有孩子才会做的傻事，也符合儿童的动作行为，采用这种叙述，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英子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是她这个年龄段特有的，也是由她的思维方式与心理特征所决定的。听到方德成他们在外踢球的声音，很想参与又拉不下脸面（在学校女生是不和男生说话的，理也不理他们），终于有了借口便飞快地向外跑。在学校开游艺会选演员时，英子那种希望被选上的心理描写，将一个孩子的内心表现的淋漓尽致。

除了这种清新活泼的叙述语言，对重大社会事件的淡化也同样体现了儿童叙述者的声音。英子坐在大门口看见绑坐在敞车上拉去砍头的学生和土匪，“这一阵子枪毙的人真多。除了土匪强盗以外，还有闹革命的男女学生。犯人还没出顺治门呢，这条大街上已经挤满了等着看热闹的人。”对这种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现状，作品中却只有寥寥数笔。既没有分析学生为何沦落到与土匪强盗一般对待，也没有针对看热闹的群众来讽刺一下国民的麻木无知，更没有进一步探讨社会原因，作者显然是无意从社会角度来阐述。爸爸病了，是因为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民族矛盾在儿童叙述中显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仅此一句解释。这样的安排与儿童叙述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叙述者英子是个不谙人事的小孩子，不懂什么革命，看不到这些事件体现出来的社会状态，对爱国主义、民族正义之类的情感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叙述就不能刻意营造沉重悲凉的气氛，而是以孩子平淡的口吻讲述。

故事都以一种明亮的曲调来讲述，读者看起来没有那么沉闷压抑。《城南旧事》不是儿童文学但深受儿童喜爱的原因就是它。作品采用儿童视角，以儿童鲜活的口吻叙述，建构了一个异样的世界，带给读者全新的艺术感觉。

二、隐藏作者的声音

“复调小说毫不表现作者的意识，那是荒谬的”¹巴赫金在他的复调理论中提到，复调小说不受作者统一意识支配，同时他也承认作品中出现的作者意识。从本质上来讲，成年作者是不可能从作品中剥离，“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他永远不可能选择消失不见”。²这样，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交织在一起，加深了作品的复调特征。而在整个叙述过程中，成年作者都不曾露面干涉，给予英子自由言说的空间。那作者的声音是怎样让读者听到的呢？

《城南旧事》中隐含作者的声音首先体现在对北京风俗民情的描写。作者既然创作，就一定有他的创作意图，“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林海音在海外漂泊多年，对北京这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第二故乡有着深深的怀念。但英子不论是人生阅历还是心理都不能与在外奔波多年的作者相比较，因此难以感同身受。如果赤裸裸地把对北京深沉的怀念硬塞到英子口中，由她来表达，免不了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作者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尽量隐藏自己的声音，整个叙述过程中都不曾出现“怀念”一类的词语，细细品味，又发现这些对北京风土人情的描写无一不透露出作者对故乡的怀念。英子带着一口流利的京腔，把二十年代北京城南的风貌向读者娓娓道来。冬阳下的骆驼队；骡马市大街的佛照楼；坐落在胡同最前面的惠安馆；宋妈抱着孩子唱着的童谣……还有打糖锣，驴打滚儿，换绿盆儿的等等都被纳入作者的笔下，写得惟妙惟肖。正是因为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在离开的那段时间一遍又一遍地回想，铭记于心，等到借助英子的双眸重回城南，这种思乡之情便不由地流露出来，整个语言都散发着地道的京味儿。这是属于作者的童年记忆，以英子的口吻平淡地讲述，这样整个叙述语言既带有儿童的清新活泼又蕴含着成人淡淡的伤感。

其次是文中带有暗示的语言。在《城南旧事》中，作者放弃了全知全能的视角，与人物平起平坐，但是仔细一看，主人公似乎还比作者知道的要多。在《惠安馆》里，当英子看到秀贞时，“就像宋妈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妞儿有酒窝，秀贞也有酒窝，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酒窝是可遗传的显性基因。这样看来，英子的叙述就不仅仅是表面的意思，更多的是一种暗示，让读者不由地怀疑秀贞与妞儿的关系。在《我们看海去》中对小偷的命运，英子在叙述过程中也是早就有暗示：“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人家说她是疯子，我却很喜欢她。现在这个人，人家又会管他叫什么呢？我很怕离别，将来会像那次离别疯子那样地和他离别吗？”英子害怕离别，实际上是因为她预感到一定会离别，儿童叙述语言加入成年作者的艺术构思，赋予这种语言双重的含义。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三联书店,1988年.第19页.

[2]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页.